

传神开新面——张子良中国画作品展

主办单位:中共绍兴市委宣传部 《收藏快报》
北京清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展览时间:2017年12月2日—2017年12月6日
展览地点:中国国家画院(国展)美术中心
(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6号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)
展览策划:苏行(赵晓勃)、刘滔 展览联系:13601049395

张子良

1975年生于浙江绍兴县,1998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。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芊草画院院长、职业画家。善绘珍珠鸡。



1997年《新春》入选中国美协主办“世界华人书画展”;《庭院深深》入选中国美协主办“纪念孔子诞辰2550年全国美展”。

2007年《风和丽日》入选中国美协主办“中华情全国美展”;《竹林七贤》入选中国美协主办“西部大地情全国美展”。

2011年《暖日》入选“第四届中国花鸟画作品展”;《2008年第二场雪》入选“第二届‘徐悲鸿奖’全国中国画展”;《丽日》入选中国美协主办“中国当代花鸟画展”。

2014年《竹林七贤》获中国美协主办“翰墨齐鲁首届全国花鸟画展”优秀最高奖;《无题》入选中国美协主办“明德和融·2014年全国中国画展”;《曦》入选中国美协主办“精致立场第二届现代工笔画展”;《竹林集禽》入选中国美协主办“吉祥草原全国中国画展”;《蔗园雨后》入选中国美协主办“中国陶都·陶都中国全国中国画展”;《晨曦》入选中国美协主办“第二届八荒通神美术双年展”。

2015年《原上早春》入选中国美协主办“丹青扬州全国中国画展”;《三月》入选中国美协主办“悲鸿精神全国中国画展”;《净土》入选中国美协主办“泰山之尊全国中国画展”;《净土2》入选“陆俨少奖”全国中国画展;《晚风》入选中国美协“2015年全国中国画展”;《竹林细雨》入选中国美协“全国花鸟展”;《兰园寄语》入选中国美协“纪念潘絮兹一百周年全国中国画展”;《湖塘寻幽》入选中国美协“高洁品性·惠兰人生全国中国画展”。

2016年《冬日·吉祥》获中国美协举办“威海卫全国中国画展”最高奖入会资格奖;《竹林七贤》入选文化部“第十一届全国艺术节”;《花开吉祥》入选中国美协举办“明德和融·2016年全国中国画展”。

2017年《家园二》入选中国美协主办“2017年全国中国画作品展——当代中国画的创作生态与时代走向”;《吉祥》入选中国美协主办“纪念叶浅予诞辰110周年——‘潇洒桐庐’全国中国画作品展”。

主要出版物:《一线大家·张子良作品集》《收藏界关注的花鸟画家·子良印象》。



《竹林七贤》160×160cm 2014年 张子良作品

入选文化部第十一届全国艺术节(最高奖);获中国美协主办“翰墨齐鲁首届全国花鸟画展”优秀奖(最高奖)

别开生面的张子良

——张子良近作《珍珠鸡》系列作品评述

文/谢海

真、意境生动的特色。

之所以说宋代是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一个高峰,是因为这个高峰一直左右着中国美术史的改变,或者说,宋以后的大略以工笔设色的画法鲜有与宋鼎盛期的画家、画作相提并论的人和作品。这种尴尬一直到上个世纪刘奎龄、于非闇、陈之佛的出现,因为造型、透视学和材料的变革才略州八怪,再到任颐、吴昌硕、齐白石、潘天寿,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,个个能落墨为格,夺造化而移于精神。应物象形、传移模写和逸笔草草,不专以形似两类风格的作品审美取向分别是象和象外,意味着作者想表现栩栩如生的现实所见,还是想表达作者的内在思想与追求——在尚不知照相术为何物时,哪怕在今天,两者没有高低、好坏的不同,有的只是表达方式的差别。

在粗枝大叶的写意花鸟画尚未滥觞之前,宋代勾勒填彩的工笔画无疑是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一个高峰。仅《宣和画谱》所载,就有近2000件花鸟画作品,所画花卉品种多达20000余种。在宋徽宗直接推动下,对画院的建设不遗余力,他还通过命题考试追求画面的含蓄性,加上倡导精致入微的写真,使得包括南宋在内的花鸟画创作都呈现出形象逼

真、意境生动的特色。白石之虾、徐悲鸿的马、李苦禅的鹰、李可染的牛、黄胄的驴,其造诣令后人却步,亦独成高峰。

身边也有这样的聪明人,他是绍兴的张子良。张子良善画珍珠鸡,这个题材前人未曾有,当代画家也绝少涉猎。然而他知难而上,通过观察、写生,巧妙构思藏于设色清雅之中,精工细作而不失土气,别开生面。

新题材的开疆拓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更何况,珍珠鸡原产于非洲,耐热怕冷,经过驯化,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引进中国,开始的时候,珍珠鸡是作为观赏鸟饲养的,我小的时候只在动物园里才可以看到,后来,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养珍珠鸡并不是难事,而且营养价值丰富,味道鲜美,才在近些年被大规模养殖。换句话说,珍珠鸡这个“洋玩意”一旦作为绘画的主题既缺少缘物寄情、托物言志的中国传统审美基础,也缺乏可资借鉴的传统范本资源。

珍珠鸡头较小,体长半米左右,喙强而尖,喜群居,长得特别像秃鹫,也似孔雀,身上有规则的圆形白点,形如珍珠。若以意笔画法成之,甚是好画,但是,张子良偏偏选择的是院体的画法,严谨而又写实,稳健的骨体和华美的铺陈相结合的路数,很是不

好画。不好画的原因无非有二,一是群居动物画单个可得野逸之趣但有悖常理,画多了又嫌“闹腾”,伤情调和意境;二是刻画严谨的院体绘画和珍珠鸡身上的“珍珠点”天然的不兼容,率意的点染或者精确的描绘都会显得琐碎和小气。我想,一面是以写生为基础观照方式,一面是以兴兴、写意为皈依的传统,张子良必须是要费一番脑筋才能调和到恰到好处。

中国传统的花鸟画具有“识夫鸟兽木之名”的认识作用,又非常注意美与善的观念的表达。所以,从来不缺聪明劲的张子良不是照抄自然,而是紧紧抓住珍珠鸡的形象特征(身上斑点)和生存特点(三五成群)而给以强化的表现。张子良既重视真,要求画面突出主体,又善于造景,并用写实的色彩和带有一定装饰意味的、版画和水彩效果的手法来同一画面,减少题跋、印章可能对样式有破坏性的内容,呈现一种以珍珠鸡为题材、不求细节的真的综合艺术形式。

仅仅是找到一个别人很少涉及的题材,不足以表达张子良的内在思想与追求,更不能说明张子良今天的成就和高度。刘国松提出“先求异,再求好”,张子良前一点做到了,谁都看得出来,那么,



《吉祥冬日》彩墨纸本 180×140cm 2016年 张子良作品

我为什么赞赏张子良,说他画得好?好在哪儿?一幅好的工笔花鸟画,技术面有它的要求,比如勾线要挺拔有力,设色要匀润艳雅,造型的层面上要形似而又不拘泥于形似,在思想的维度上,同样有它的品评标准。技法相对于精神,还是简单的,只要方法对,三、五年的光景,精彩生动是可期的,然而,再好的画工,不合时人鉴赏的心目,被认为粗恶,非能雅玩,却是常态。明清以降,受水墨四君子画的影响,一代宗师们开创出墨花雅玩禽的风气,既对院体花鸟作了大跨度的改造,又扩大了文人画在花鸟画领域的表现题材,为明代以后文人画的兴起,起到了铺垫作用。他们之中,徐渭张扬的是淋漓畅快、陈道复表现的是隽雅洒脱、石涛和朱耆讲述的是内心的忧伤与家国之痛,是写“意”而非写“形”,技术和造型都变成了从属的位置。

张子良系统地学过三矾九染,转益多师,技术上没问题,他的作品有一段时间近于林良为多,但清丽而不失文静,传统文人的诗情传达却是他的独擅。我以前看张子良的画不适应,因为人和作品太不协调了,直接毁我三观,咋咋呼呼一个人,大条不着边的性格,怎么可以画秀丽的工笔画?再后来,身边越来越多的五大三粗的画工笔、刻元朱文的出

现,我才慢慢地适应起来,原来,“按道理讲”“画如其人”的老话经常不堪一击。张子良的画室离青藤书屋不远,按道理讲,他应该画大写意,像徐渭那样,恣肆汪洋,喷着一股磅礴飞动的激情和力量,借以发泄其满腔的怨愤,但是,他没有按道理讲,他选择了做人狂浪不羁,作画文质彬彬。张子良还有一个“邻居”——陈洪绶,张子良也没有学他通过夸张变形的形象,作出创造性贡献。但是,他还是承袭了徐渭作品中的天真烂漫、陈洪绶作品中装饰趣味的特点,从而使画面的气息和色彩晕染的层次从造型中解放出来,取得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审美高度,为雅俗所共赏。

张子良以前画面出现的“活物”一般是鹅、鸭、鹌鹑,追求画品的高古,设色除了现在更加精良之外,意境上和这些年“活物”为珍珠鸡的作品是完全一致的。张子良常常描绘的背景都是他最熟悉不过的竹、芭蕉、玉米、篱笆、渔网等等,穿插闲情漫步的、而略显夸张的珍珠鸡形象,奇特冷峻的表情,恰似他隐居于市的真实写照。

绘画题材的这一改变,让张子良的作品识别性异常的突出。同时,他还改变了数年前黑、满的性格,怎么可以画秀丽的工笔画?再后来,身边越来越多的五大三粗的画工笔、刻元朱文的出



《无题》彩墨纸本 96×45cm 2016年 张子良作品

不曾有的写生风格。珍珠鸡在张子良的笔下,大多寻寻觅觅,左顾右盼,像极了自己一次又一次探寻文人书卷气息的神态,洋溢着对生活的向往和憧憬。可以说张子良以极端的不同的逼真为珍珠鸡传神,既不是宫廷花鸟除写生正派的板刻艳俗,也不是以自己的观念、方法,以传统中国画的工具材料来作画,为传统绘画向近现代转轨提供了一条成功的案例。

当然,不能仅仅把张子良画

珍珠鸡的作品屡屡斩获国内重要的学术展览看作是对他近年来探索、研究的一种褒奖,而应该换一个角度看,张子良以变通的精神、开放的理念,融古纳今,推陈出新,是我们这个时代艺术家最缺乏的一种精神,同时,我们还应看到,他的努力也为我们绘画实践、绘画研究者提供多方面的启迪和思考。

2017年10月12日于杭州西凤堂

(作者系美术报总编辑助理,文化学者)



《珍珠鸡》彩墨纸本 65×65cm 2016年 张子良作品



《三月》140×170cm 2015年 张子良作品